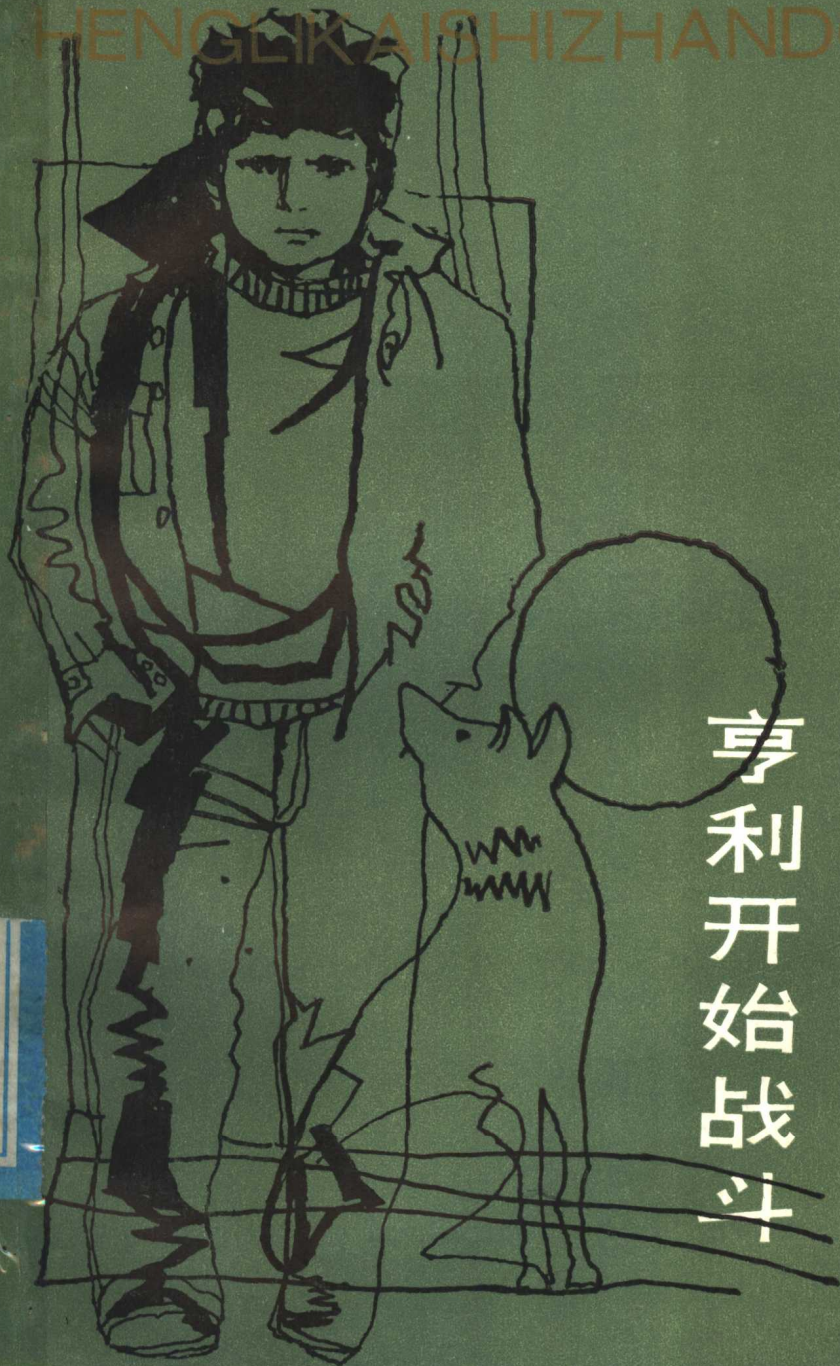


HENGLIKAISHIZHANDOU



亨利开始战斗

亨利开始战斗

〔德〕弗·沃尔夫著 李文蔚译 唐芸校阅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亨利开始战斗

〔德〕弗·沃尔夫 著

李文蔚 译 唐芸 校阅

责任编辑：陈忠帮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湘潭地区印刷厂印刷

1982年9月 第1版 第1次印刷

字数：44,000 印张：2.875 印数：1——14,000

统一书号：R 10280·34 定价：0.24 元

译者的话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世界经济危机席卷德国。工厂倒闭，田地荒芜，农民破产，工人失业。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求变之心遍布全国。这时，以希特勒为首的德国纳粹党〔(Nazi)“国家的”“社会主义的”的缩写〕却疯狂地扩军备战，妄图以此摆脱经济、政治危机。同时，把血腥镇压工人阶级和公开地实行法西斯恐怖专政作为巩固统治的手段。希特勒利用垄断资本家搜刮来的民脂民膏，豢养了多达十多万的法西斯打手队伍——冲锋队和党卫队，残酷地镇压国内人民。但是革命人民是压不垮的，革命烈火是扑不灭的。相反，革命人民在腥风血雨中，眼睛更亮、觉悟更高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条广泛的反法西斯战线正在形成。工人、农民、医生、工程师以至政府职员都在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与法西斯分子展开机智勇敢、顽强不屈的斗争。大人的思想和

言行，无疑会对孩子们产生深刻的影响。当时，希特勒下令将所有的6—14岁的男孩无条件地组织到“希特勒青年队”中来，并得穿上一式的制服，作为冲锋队和党卫队的后备军。制服一样，爱憎之心却各不相同。拥护还是反对法西斯，孩子们旗帜鲜明，阵营清楚。严酷的现实给孩子们以深刻的教育，党的阳光雨露哺育着孩子们迅速成长。

《亨利开始战斗》描写了一个反法西斯战士、共产党员的孩子——亨利的成长过程。他在父母的启发教育下，懂得了应该爱谁、恨谁。交上新朋友之后，他便积极地参加了捉弄青年队员，散布革命传单和给沃尔费（亨利最好的朋友，在与警察浴血搏斗中英勇献身的一条灰色狼狗）送葬等一系列活动。亨利期待着父亲从集中营里逃回家来，并绞尽脑汁、豁出了平生气力为他开辟了一个十分隐蔽的藏身处，当一个被法西斯分子紧追不放的褐发青年走投无路时，亨利毅然献出了藏人处。褐发青年得救了，两个警察险些丧命！亨利就是这样机智勇敢地开始了反法西

斯的战斗！

这本书的作者弗·沃尔夫（1888—1953）是德国著名的剧作家和散文家。他曾因为反对法西斯而坐牢和被关进集中营。后来前往俄国，参加伟大的卫国战争。一九四五年，希特勒纳粹政权崩溃之后，他才回到自己的祖国。

沃尔夫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他在坎坷的一生中共写下了二十三部剧本以及电影剧本、长篇小说、诗歌、散文等。最为杰出的有“马门教授”（荣获民主德国国家奖金）、历史剧“博马舍”、“女村长安娜”等。他还挤出时间为孩子们写些剧本、童话之类的读物，“亨利开始战斗”如同“蒙斯的少年们”（剧本）、“动物童话故事集”（已在我国翻译出版）一样，虽然没有曲折离奇的情节，却能以简练朴实的语言打动孩子们的心，教育他们要爱国，要团结，要爱憎分明，要坚强不屈，要做一个于革命事业有用的少年！

译者

目 次

- 亨利是谁 沃尔费是谁
亨利在院子里是怎样玩的
游戏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巨大的不幸
新朋友
沃尔费的发现
同希特勒青年队员作斗争
埃瓦特大惊失色
埃瓦特和他的朋友找制服
绿色的青年队员
生日贺礼

亨利一人守家

亨利开辟了一个藏人处

逃难者

褐发青年得救了

亨利的家被抄

沃尔费英勇献身

亨利找到了光荣牺牲了的朋友

给沃尔费送葬

亨利与母亲告别

与自己的同志接头

新生活从此开始

在边境线上

亨利是谁

沃尔费是谁

亨利·克拉姆是个德国的小男孩，他住在德国南部的一个小城市里。他们一家四口挤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这房间就在六层楼上的顶楼间壁。沃尔费是他家养的一只灰色的狼狗的名字。亨利瘦弱矮小，而沃尔费却个儿高大。它长着一对尖尖的耳朵，左眼的上方还有个大大的黑斑呢。

亨利平常就睡在家里的一张木长椅上。沃尔费躺在长椅和衣柜之间的一块破破烂烂的小地毯上，这里既是沃尔费的窝，又是它的战斗岗位。你们马上就会看到，作为亨利一家的忠实朋友，沃尔费是如何在这里与法西斯警察进行生死搏斗而最后英勇献身的。以前，只要谁说一声：“沃尔费，回到你自己的位置上去！”它就立即乖乖地朝它的地毯跑去。然后，蹲在那儿，用它那对大而发亮的黄眼睛打量着人。

沃尔费很聪明，通人情。当母亲把饭菜端到桌子上来的时候，它也总是迅速地向它自己的位置跑去！因为它对它来说，讨东西吃，是被严格禁止的。但这是多么不容易做到的事啊！饭菜散发着扑鼻的香味，沃尔费清楚地知道：碗里吃剩下来的将只是少得可怜的一点儿。因此，沃尔费宁可跑得离饭菜远远的，并且把头撇转过去。沃尔费确实是只好狗！

父亲克拉姆已经失业很久了。他原是德国南部唯一的一家自行车厂的工人。法西斯当局因为前线的需要，下令这个厂改生产枪炮等军需物资。资本家为了牟取暴利，也就满口答应。以克拉姆为首的工人则表示强烈反对，结果，他首先被开除了。现在，他几乎每天都到一些工厂去打听：“老板，您不需要一个能干而又勤劳的工人吗？”但是，他回家的时候，总是愁容满面、垂头丧气的。他颓然地坐在屋角里，两眼愣愣地望着前面，一声不吭。

在这种时候，母亲也从不问父亲是否找到了工作。因为她知道：在德国，现在是法西斯当道。这些绝灭人性的家伙对外发动战争，对内实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等待着工人的只能是失业。即使有谁侥幸地得到了一份工作，他也不会从中得到什么欢乐。因为工资是如此地低微，靠它根本无法维持生活。母亲心里清楚：他们还将继续挨饿下去。家里只有很少一点面包，根本没有奶

酪，连土豆也剩下不多了。

亨利人小，还不完全明白：为什么父亲每次回家时，总是这样愁眉苦脸的。但这件事总是使他感到内心不安。他用那对浅蓝色的大眼睛从远处、默默地望着父亲。

一天下午，发生了这样一件叫人揪心的事：

父亲克拉姆又象往常那样，忧心重重地坐在灶后边。突然，他抬起头来，睁大双眼、长时间地、一声不吭地盯着他的儿子。

“亨利，我的孩子！”他说，“你过来！”他把儿子拉到怀里：“你将来总会有一天把眼前的这一切当作一个童话，一个古老的童话来讲给别人听的。这是我说的。孩子！”顿了一下，他又说，“你的孩子们不会相信，你曾经挨过饿，他们会当笑话讲的。如果这个世道有那么一天真的变样了，我们这些人就是死了也无怨恨。”

“为什么老是想到死呢？”母亲严肃地问道。

“我只是这么作个假设而已！”父亲喃喃地说。他再次端详着亨利：脸色是如此地苍白、憔悴，连那纤细的、蓝色的血管都显露得一清二楚。他粗粗地叹了一口气说：“去吧，孩子！到马路上去玩吧！吃的，确实不够；但空气，你至少是应该有的。”

“我不饿，爸爸！”亨利声音很低，并很快地把脸埋到了父亲的怀里。他只是想说明：他想安慰一下父亲。

至于肚子嘛，自然还是饿的。

“下去玩吧！”

“我一点也不想玩。”

这时，母亲站了起来：“你知道楼下那些小傻瓜在玩些什么游戏吗，亨利他爹？他们扮警察、冲锋队，打工人，抓共产党。尽玩这些！亨利才六岁，还不懂事。难道你真要让你的儿子与这些法西斯分子一道练习齐步走吗？”

“孩子们玩的无非是从大人那儿听来的和看来的东西。”父亲说，“只管让亨利去玩好了，我的孩子根本不会那么傻，他会慢慢地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的。但是，要是他不一道儿玩，那么别的孩子就要提出疑问：为什么亨利不一块儿玩？可能是他父母不让他扮冲锋队。这又是为什么呢？他的父母是不是反法西斯分子或共产党呢？这样，我们马上就会被怀疑、乃至盯梢，这样，境遇就会更糟。……正好又是在现在这个时候。……去玩吧，亨利，把沃尔费也带上！”

亨利在院子里是怎样玩的

时间正好是下午五点。亨利和沃尔费下楼来到院子

里。这个院子很大，里面总是有许多小孩聚在一起玩。年纪稍大一点的孩子都到市立公园踢足球去了。留在院里玩的是年纪较小的孩子。现在，他们正在玩“失业者”的游戏，他们很喜欢作这个游戏。

一些孩子扮失业工人，他们挤在地下室的窗口前排着长长的队。这里是“贫民救济局。”长着一对招风耳的瓦克纳已经坐在那儿的一个木箱子上了。他扮的是个救济局的“官”，他将分给大家用报纸撕成的碎片，那是给失业者的“救济金”。

“警察”和“冲锋队”员已经候立在大门口，他们手里拿着棍子，并且身上都穿着一式的希特勒青年队制服。

在德国，凡是六岁至十四岁的男孩都必须加入希特勒青年队，而且每人都得有制服。但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喜欢穿它。工人和反法西斯分子的孩子痛恨穿这种制服，他们只是在校庆时才穿，而且是被迫的——不穿制服进不了校门。在家里，在院子里玩的时候，他们总是穿着自己的便服。

而真正的法西斯分子的孩子，随时随地都穿着他们的制服，神气活现。他们以此为荣，并想以此表明：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法西斯青年队员。

“警察”和“冲锋队”只有穿制服的孩子才能扮

演。

当亨利来到院子时，大一点的埃瓦特马上就喊：“亨利，排进队去，一道玩！”

这个埃瓦特已经十一岁，两颊肥硕而红润。他是个名副其实的希特勒青年队员。他没有一天不是穿着制服的。他是院子里最大的青年队员，因此总是由他来指挥和喊口令。因为他父亲是个希特勒党卫队上尉，所以埃瓦特也总是喜欢对所有的孩子发号施令。

“排好队，一起玩！”他这样命令着小亨利。

沃尔费猎猎地叫着，并咧开了嘴，因为它不喜欢埃瓦特这种盛气凌人的样子。但亨利还太小，不很懂事，他向埃瓦特走去了。

“我今天扮个警察或者冲锋队员，好吗？”他轻声轻气地央求着。

“你根本没有制服，不行！”埃瓦特凶声凶气地回答他。

“爸爸没有替我买。”

“是嘛！你怎么能当警察呢？赶快排到‘失业者’那儿去，跑步——跑！”

沃尔费跑到街上去了，它不喜欢孩子们玩这游戏。亨利还不懂，所以服从了。他排进了“失业者”的队伍里。那儿站着所有的没有穿制服的孩子。

大门下面站着真正的希特勒青年队员。他们穿着有黑色领带的黄色上衣，束着皮带，戴着鸭舌帽，并且用棍子武装着。他们是富人家的孩子，是真正的法西斯分子的孩子。

游戏开始了！女孩儿和很小的孩子站成一个圈儿在旁边观望。他们已经很激动了！

长着一对招风耳的瓦克纳叫起来：“大家安静！”

他叫得并不是时候，因为排在队伍里的人还没出声呢！

“安静！”他又吼了起来，并且给每人一块纸片：“给你，一个马克二十芬尼！给你，一个马克，没有多了①！”

“我有四个孩子！”佩特说。他是院里缝补匠的儿子。“我有十二个孙子！”他接着说，“还有三十个曾孙。”

“这与我有屁相干！”瓦克纳说，“去做杂工吧，到街上去铲雪！”说着他猛推了一下佩特的胸口。

“要我白干吗？”这下，佩特生气地喊了起来，其他的孩子也不再嬉笑了。

“不要吵！否则，我要喊警察来了！”瓦克纳扯着嗓子叫了起来：“下面一个是谁？”

①马克、芬尼是德国货币名，1马克=100芬尼。

“嗨，洛塔！”埃瓦特突然朝一个拿着书本穿过院子的孩子喊。这是个医生的儿子，他家住在四楼。洛塔已经十二岁了，但他比埃瓦特矮一截。他也没穿制服，听到喊声后，他并没有理会埃瓦特而是继续走他的路。

“洛塔，站住！”埃瓦特生气了。他的双颊变得更红更肥了。

这时，洛塔才在门口停下来，慢慢地转过身，审慎地望着埃瓦特，并用手抚摸了一下自己的前额。洛塔的父亲——一个医生，在说话前也总是这么个习惯动作。小洛塔默默地打量着埃瓦特，然后平心静气地问道：“你要干什么？”

“一块儿玩！”埃瓦特命令说。

“对不起！今天我不能奉陪了，牙痛得很！”于是，洛塔不慌不忙地要上楼去。

“不，你等等！”埃瓦特怒气冲冲地说，“你还是得跟我们一起玩！”说着，他跑回警察那边去了。

在地下室的窗口前，“失业者”的队伍里乱哄哄的，大家喊叫不止。他们演得很好，象真正的失业者。

“我们不要乞讨芬尼！”汉斯说，“我们要工作！要好的报酬！要一百马克！”

“不要吵！”瓦克纳直着喉咙，叫个不停，“德国需要许许多多钱买大炮，你们知道吗？”

“我们不要大炮，大炮不能烤着吃！”弗列茨——一个火车司机的儿子喊了起来。接着，他和其它孩子都笑了起来。

“警察”和“冲锋队”从大门后面探出了脑袋，但还没有到出动干涉的时候。

这时，瓦克纳从箱子上跳了起来：“静一静！”

“大炮不能吃！我们要香肠和巧克力！”所有的“失业者”都怒吼起来了，他们挥舞着拳头。

亨利个儿最小，站在队伍的末尾，但他也跟着喊：

“要工作！要好的报酬！”这时，他想起了他那一直闷闷不乐地坐在灶背后的父亲。要是父亲得到了工作，并有了好的报酬，该有多么高兴啊！

“工作！报酬！”

“哈啰！哈啰！”现在，瓦克纳对着拳头、好象是对着电话筒似地叫起来：“警察连长吗？我是瓦克纳，请赶快来，这儿有工人游行！开装甲车来，并带上机枪！……哈啰！哈啰！冲锋队吗？我是瓦克纳，请马上派强悍的警察来，并带上粗粗的橡皮棍！”

突然，从大门的方向传来一阵“泼噜噜！……”好似摩托车的声音。女孩子和年幼的孩子们都惊叫着躲到了院子的另一边，因为“警察”连长正带着希特勒青年队冲过来了。只有一头金发的小女孩斯达克还站在原